



CHUANSHI JINGDIAN
BAIHUA XIAOSHUO JINGBIAN

名贤高士争第一，沧海何曾择细流？
命里有时终自有，人生何必强出头。

传世经典
白话小说精编

名贤奇遇

刘洪仁 杨立升 编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轩出版集团



传世经典 白话小说精编

名贤奇遇

刘洪仁 杨立升 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贤奇遇 / 刘洪仁, 杨立升编选.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4

(传世经典白话小说精编)

ISBN 978-7-5411-2991-9

I. ①神… II. ①刘… ②杨…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812 号

mingxian qiyu

名贤奇遇

刘洪仁 杨立升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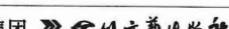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庆宁 (zqn621@sohu.com)
邱季生 (972697377@qq.com)

责任校对 韩华

责任印制 唐茵 周奇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10 千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11-2991-9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前　言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起源于隋唐时期出现的“说话”（即讲故事）和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讲宗教故事）。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城市人口增加，适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通俗文艺如“说话”、杂戏等大大兴盛起来，其中尤以“说话”最受市民欢迎。由于竞争激烈，因而刺激了说话技艺的提高。艺人们竞献一技之长，各说其熟悉的题材和故事。到了南宋，便出现了“说话四大家数”的说法。所谓“家数”，也就是门类。“四家”的划分，历来说法不尽一致，一般认为是：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小说”有讲有唱，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大多是情节比较简单爱情、公案、英雄和神怪等故事；“讲史”只说不唱，讲长篇历史故事；“说经”演说宗教佛经故事；“合生”由两人表演，一问一答，伴以歌舞，近似于后代的相声。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由于“说话”大受欢迎，精明的书商们看到了商机，将“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即话本，稍加润色整理，刻印出版，这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话小说——话本小说。“小说家”的话本直接发展成为后来的短篇白话小说；“讲史家”的话本（在元代又称“平话”），至元末明初发展演变成成为长篇章回小说。

宋代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它主要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





反映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话本小说摒弃了典雅的文言，采用白话口语，通俗、朴实、形象、生动。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都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鲁迅先生说，话本小说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到了明代，“说话”艺术仍很发达，话本不仅由说话艺人继续讲说，而且成为案头阅读的作品，出现了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拟话本。较之宋元话本，拟话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描写更加细腻，情节也更加曲折丰富，艺术上更趋成熟。同时，明中叶以后，文人开始对长期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宋元话本加以收集、整理、刊印，出现了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伟大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三部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明末凌濛初编撰的《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则是凌氏个人创作的两部拟话本小说专集。“三言”和“二拍”，代表了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此外，明末还有《石点头》《西湖二集》《醉醒石》《型世言》《鼓掌绝尘》《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清代又有《照世杯》《西湖佳话》《豆棚闲话》《五色石》《娱目醒心编》等等。这些小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应该采其精华而弃其糟粕。“三言”、“二拍”虽然也堪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粹，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篇目还是过多，一般读者难以也没有必要将其全部读完。

目前，坊间出现的古代小说选本已数不胜数，但大多不分题材，将各类作品混编在一起，分类编成套书的似不多见。为此，我们拟将历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遴选出来，





按爱情婚恋、公案侠义、政治风云、神灵怪异、世情百态、史话新编等分类编排，以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因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奇”取胜，人奇，事奇，因而又叫“传奇”。为体现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特点，本书各卷拟分别命名为“情爱奇缘”、“公案奇局”、“官场奇闻”、“神灵奇踪”、“市井奇话”、“名贤奇遇”。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故事，我们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压缩，删除了正文前面的“入话”和一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诗词韵文。各篇作品的排列，能确定创作时间的按时间先后为序，不能确定创作时间的则按成书年代先后为序。对入选各篇作品，我们均据权威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对底本中明显的误字径予改正，同时以括号括注原本误字。但为忠于古代作品原著风貌，也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及其独特魅力，我们遵循古籍整理通例，对古人较常用的俗体字、异体字、通用字等，一般未作改动。同时因各篇作品选自不同作家的小说集，因而偶有同一字而异形的情况。这虽然使得全书用字似不规范、统一，明显地有悖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用法，但为保持原著风貌，也只好如此了。读者鉴之。

在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希望本套图书能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彩的故事赢得您的喜爱与青睐。当然，套书选篇或有未精，归类或有未当，删节或有未妥，凡此种种，诚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是所愿也，亦所感也。

刘洪仁
2010年1月
于川教院不亦说斋





目 录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001)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010)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019)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034)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	(044)
穷马周遭际卖餽媪	(055)
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062)
羊角哀舍命全交	(069)
裴晋公义还原配	(076)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084)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091)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116)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122)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	(133)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	(143)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156)
苏小妹三难新郎	(173)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184)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210)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19)
侯官县烈女歼仇	(240)
岳坟忠迹	(266)

赵伯升茶肆遇仁宗

话说大宋仁宗皇帝朝间，有一个秀士，姓赵，名旭，字伯升，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自幼习学文章，《诗》《书》《礼》《乐》，一览下笔成文，乃是个饱学的秀才。喜闻东京开选，一心要去应举，特到堂中，稟知父母。其父赵伦，字文宝，母亲刘氏，都是世代诗礼之家。见子要上京应举，遂允其请。赵旭择日束装，其父赠诗一首，诗云：

但见诗书频入目，莫将花酒苦迷肠。

来年三月桃花浪，夺取罗袍转故乡。

其母刘氏亦叮咛道：“愿孩儿蚤夺魁名，不负男儿之志。”赵旭拜别了二亲，遂携琴、剑、书籍，带一仆人，径望东京进发。有亲友一行人，送出南门之外，赵旭口占一词，名曰《江神子》，词云：

旗亭谁唱《渭城》诗？两相思，怯罗衣。野渡舟横，杨柳折残枝。怕见苍山千万里，人去远，草烟迷。芙蓉秋露洗胭脂，断风凄，晓霜微。剑悬秋水，离别惨虹霓。剩有青衫千点泪，何日里，滴休时？

赵旭词毕，作别亲友，起程而行。于路饥餐渴饮，夜住晓

行。不则一日，来到东京，遂入城中观看景致。只见楼台锦绣，人物繁华，正是龙虎风云之地。行到状元坊，寻个客店安歇，守待试期。入场赴选，三场文字已毕，回归下处，专等黄榜。赵旭心中暗喜：“我必然得中也。”

次日，安排蚤饭已罢。店对过有座茶坊，与店中朋友同会茶之间，赵旭见案上有诗牌，遂取笔，去那粉壁上，写下词一首，词云：

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已在登科内。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
晏罢归来，醉游街市，此时方显男儿志。修书急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写毕，赵旭自心欢喜。至晚各归店中，不在话下。

当时仁宗皇帝早朝升殿，考试官阅卷已毕，齐到朝中。仁宗皇帝问：“卿所取榜首，年例三名，今不知何处人氏？”试官便将三名文卷，呈上御前。仁宗亲自观览。看了第一卷，龙颜微笑，对试官道：“此卷作得极好，可惜中间有一字差错。”试官俯伏在地：“拜问圣上，未审何字差写？”仁宗笑曰：“乃是个‘唯’字。原来‘口’傍，如何却写‘厶’傍？”试官再拜叩首，奏曰：“此字皆可通用。”仁宗问道：“此人姓甚名谁？何处人氏？”拆开弥封看时，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赵，名旭，见今在状元坊店内安歇。仁宗着快行急宣。

那时赵旭在店内蒙宣，不敢久停，随使命直到朝中。借得蓝袍槐简，引见御前，叩首拜舞。仁宗皇帝问道：“卿乃何处人氏？”赵旭叩头奏道：“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自幼习学文艺，特赴科场，幸瞻金阙。”帝又问曰：“卿得何题目？作文字多少？内有几字？”赵旭叩首，一一回奏，无有差错。仁宗见此人出语如同注水，暗喜称奇，只可惜一字差写。上曰：“卿卷内有一字差



错。”赵旭惊惶俯伏，叩首拜问：“未审何字差写？”仁宗云：“乃是个‘唯’字。本是个‘口’傍，卿如何却写作‘厶’傍？”赵旭叩头回奏道：“此字皆可通用。”仁宗不悦，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宝，写下八个字，递与赵旭曰：“卿家看想，写着‘单单、去吉、吴矣、吕台’，卿言通用，与朕拆来。”赵旭看了半晌，无言抵对，仁宗曰：“卿可暂退读书。”

赵旭羞愧出朝，回归店中，闷闷不已。众朋友来问道：“公必然得意？”赵旭被问，言说此事，众皆大惊。遂乃邀至茶坊，啜茶解闷。赵旭蓦然见壁上前日之辞，嗟吁不已，再把文房四宝，作词一首，词云：

羽翼将成，功名欲遂，姓名已称男儿意。东君为报牡丹芳，琼林赐与他人醉。“唯”字曾差，功名落地，天公误我平生志。问归来，回首望家乡，水远山遥，三千馀里。

待得出了金榜，着人看时，果然无赵旭之名。吁嗟涕泣，流落东京，羞归故里。“再待三年，必不负我。”在下处闷闷不悦，漫题四句于壁上，诗曰：

宋玉徒悲，江淹是恨，韩愈投荒，苏秦守困。

赵旭写罢，在店中闷倦无聊，又作词一首，名《浣溪沙》，道：

秋气天寒万叶飘，蛩声唧唧夜无聊，夕阳人影卧平桥。

菊近秋来都烂漫，从他霜后更萧条，夜来风雨似今朝。

思忆家乡，功名不就，展转不寐，起来独坐，又作《小重山》词一首，道：

独坐清灯夜不眠，寸肠千万缕，两相牵。鸳鸯秋雨傍池莲，分飞苦，红泪晚风前。回首雁翩翩，写来思寄去，远如天。安排心事待明年，悉难待，泪滴满青毡。

自此流落东京。至秋深，仆人不肯守待，私奔回家去。赵旭

孤身旅邸，又无盘缠，每日上街与人作文写字。争奈身上衣衫褴缕，着一领黄草布衫，被西风一吹，赵旭心中苦闷，作词一首，词名《鹧鸪天》，道：

黄草遮寒最不宜，况兼久敝色如灰。
肩穿袖破花成缕，可奈金风蚤晚吹。
才挂体，泪沾衣，出门羞见旧相知。
邻家女子低声问：觅与奴糊隔帛儿？

时值秋雨纷纷，赵旭坐在店中。店小二道：“秀才，你今如此穷窘，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觅讨些钱物，也可度日。”赵旭听了，心中焦躁，作诗一首，诗曰：

旅店萧萧形影孤，时挑野菜作羹蔬。
村夫不识调羹手，问道能吹笛也无？

光阴荏苒，不觉一载有馀。忽一日，仁宗皇帝在宫中，夜至三更时分，梦一金甲神人，坐驾太平车一辆，上载着九轮红日，下至内廷。猛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至来日，蚤朝升殿，臣僚拜舞已毕，文武散班。仁宗宣问司天台苗太监曰：“寡人夜来得一梦，梦见一金甲神人，坐驾太平车一辆，上载九轮红日。此梦主何吉凶？”苗太监奏曰：“此九日者，乃是个‘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仁宗曰：“若是人名，朕今要见此人，如何得见？卿与寡人占一课。”原来苗太监曾遇异人，传授诸葛马前课，占问最灵。当下奉课，奏道：“陛下要见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须与臣扮作白衣秀士，私行街市，方可遇之。”仁宗依奏，卸龙衣，解玉带，扮作白衣秀才，与苗太监一般打扮。出了朝门之外，径往御街并各处巷陌游行。

将及半晌，见座酒楼，好不高峻，乃是有名的樊楼。仁宗皇帝与苗太监上楼饮酒，君臣二人，各分尊卑而坐。王正盛夏，天道炎热。仁宗手执一把月样白梨玉柄扇，倚着栏杆看街。将扇柄



敲楹，不觉失手，堕扇楼下。急下去寻时，无有。仁宗教苗太监更占一课。苗太监听旨，发课罢，详道：“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见。”二人饮酒毕，算还酒钱，下楼出街。

行到状元坊，有座茶肆。仁宗道：“可吃杯茶去。”二人入茶肆坐下，忽见白壁之上，有词二只，句语清佳，字画精壮，后写：“锦里秀才赵旭作。”仁宗失惊道：“莫非此人便是？”苗太监便唤茶博士问道：“壁上之词是何人写的？”茶博士答道：“告官人，这个作词的，他是一个不得第的秀才，羞归故里，流落至此。”苗太监又问道：“他是何处人氏？今在何处安歇？”茶博士道：“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见在对过状元坊店内安歇，专与人作文度日，等候下科开选。”仁宗想起前因，私对苗太监说道：“此人原是上科试官取中的榜首，文才尽好，只因一字差误，朕怪他不肯认错，遂黜而不用，不期流落于此。”便教茶博士：“去寻他来，我要求他文章。你若寻得他来，我自赏你。”茶博士走了一回，寻他不着。叹道：“这个秀才，真个没福，不知何处去了。”茶博士回覆道：“二位官人，寻他不见。”仁宗道：“且再坐一会，再点茶来。”一边吃茶，又教茶博士去寻这个秀才来。茶博士又去店中并各处酒店寻问，不见，道：“真乃穷秀才！若遇着这二位官人，也得他些资助，好无福分！”茶博士又回覆道：“寻他不见。”

二人还了茶钱，正欲起身，只见茶博士指道：“兀那赵秀才来了！”苗太监道：“在那里？”茶博士指街上：“穿破蓝衫的来者便是。”苗太监听请他来。茶博士出街接着，道：“赵秀才，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着你，教我寻你两次不见。”赵旭慌忙走入茶坊，相见礼毕，坐于苗太监肩下，三人吃茶。问道：“壁上文词，可是秀才所作？”赵旭答道：“学生不才，信口胡诌，甚是笑话。”



仁宗问道：“秀才是成都人，却缘何在此？”赵旭答道：“因命薄下第，羞归故里。”正说之间，赵旭于袖中摸摸。苗太监道：“秀才袖中有何物？”赵旭不答，即时袖中取出，乃是月样玉柄白梨扇子，双手捧与苗太监看时，上有新诗一首。诗道：

屈曲交枝翠色苍，困龙未际土中藏。

他时若得风云会，必作擎天白玉梁。

苗太监道：“此扇从何而得？”赵旭答道：“学生从樊楼下走过，不知楼上何人坠下此扇，偶然插于学生破蓝衫袖上，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诗，起笔因书于扇上。”苗太监道：“此扇乃是此位赵大官人的，因饮酒坠于楼下。”赵旭道：“既是大官人的，即当奉还。”仁宗皇帝大喜，又问：“秀才，上科为何不第？”赵旭答言：“学生三场文字俱成，不想圣天子御览，看得一字差写，因此不第，流落在此。”仁宗曰：“此是今上不明。”赵旭答曰：“今上至明。”仁宗曰：“何字差写？”赵旭曰：“是‘唯’字。学生写为‘厶’傍，天子高明，说是‘口’傍。学生奏说：‘皆可通用。’今上御书八字：‘单、去吉、吴矣、吕台。卿言通用，与朕拆来。’学生无言抵对，因此黜落，至今淹滞。此乃学生考究不精，自取其咎，非圣天子之过也。”仁宗问道：“秀才家居锦里，是西川了。可认得王制置么？”赵旭答道：“学生认得王制置，王制置不认得学生。”仁宗道：“他是我外甥，我修封书，着人送你同去投他，讨了名分，教你发迹，如何？”赵旭倒身便拜：“若得二位官人提携，不敢忘恩。”苗太监道：“秀才，你有缘遇着大官人抬举，你何不作诗谢之？”赵旭应诺，作诗一首。诗曰：

白玉隐于顽石里，黄金埋入污泥中。

今朝遇贵相提掇，如立天梯上九重。

仁宗皇帝见诗，大喜道：“何作此诗？也未见我荐得你否。我也



回诗一首。”诗曰：

一字争差因失第，京师流落误佳期。

与君一柬投西蜀，胜似山呼拜凤墀。

赵旭得大官人诗，感恩不已。又有苗太监道：“秀才，大官人有诗与你，我岂可无一言乎？”乃赠诗一首，诗曰：

旭临帝阙应天文，本得名魁一字浑。

今日柬投王制置，锦衣光耀赵家门。

苗太监道：“秀才，你回下处去，待来日蚤辰，我自催促大官人，着人将书并路费一同送你起程。”赵旭问道：“大官人第宅何处？学生好来拜谢。”苗太监道：“第宅离此甚远，秀才不劳访问。”赵旭就在茶坊中拜谢了，三人一同出门，作别而去。

到来日，赵旭蚤起等待，果然昨日那没须的白衣秀士，引着一个虞候，担着个衣箱包袱，只不见赵大官人来。赵旭出店来迎接，相见礼毕，苗太监道：“夜来赵大官人依着我，委此人送你起程。付一锭白银五十两，与你文书，赍到成都府去。文书都在此人处，着你路上小心径往。”赵旭再三称谢，问道：“官人高姓大名？”苗太监道：“在下姓苗，名秀，就在赵大官人门下做个馆宾。秀士见了王制置时，自然晓得。”赵旭道：“学生此去，倘然得意，决不忘犬马之报。”遂吟诗一首，写于素笺，以寓谢别之意。诗曰：

旧年曾作登科客，今日还期暗点头。

有意去寻丞相府，无心偶会酒家楼。

空中扇坠蓝衫插，袖里诗成黄阁留。

多谢贵人修尺一，西川制置径相投。

苗太监领了诗笺，作别自回。赵旭遂将此银凿碎，算还了房钱，整理衣服齐备，三日后起程。

于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约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馀里之外，听得人说，差人远接新制置，军民喧闹。赵旭闻信大惊，自想：“我特地来寻王制置，又离任去了，我直如此命薄！怎生是好？”遂吟诗一首，诗曰：

尺书手捧到川中，千里投人一旦空。

辜负高人相汲引，家乡虽近转忧冲。

虞候道：“不须愁烦，且前进打听的实如何。”赵旭行一步，懒一步，再行二十五里，到了成都地面。接官亭上，官员人等喧哄，都说：“伺候新制置到任，接了三日，并无消息。”虞候道：“秀才，我与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赵旭道：“不可去，我是个无倚的人。”虞候不管他说，一直将着包袱，挑着衣箱，径到接官亭上歇下。虞候道：“众官在此等甚？何不接新制置？”众官失惊，问道：“不见新制置来？”虞候打开包袱，拆开文书，道：“这秀才便是新制置。”赵旭也吃了一惊。虞候又开了衣箱，取出紫袍金带、象简乌靴，戴上舒角幞头，宣读了圣旨。赵旭谢恩，叩首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众官相见，行礼已毕。赵旭着人去寻个好寺院去处暂歇，选日上任。自思前事：“我状元到手，只为一字黜落。谁知命中该发迹，在茶肆遭遇赵大官人，原来正是仁宗皇帝。”此乃是：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阴。赵旭问虞候道：“前者白衣人送我起程的，是何官宰？”虞候道：“此是司天台苗太监，旨意分付，着我同来。”赵旭自道：“我有眼不识太山也。”

择日上任，骏马雕鞍，张三檐伞盖，前面队伍摆列，后面官吏跟随，威仪整肃，气象轩昂。上任已毕，归家拜见父母。父母蓦然惊惧，合家迎接，门前车马喧天。赵旭下马入堂，紫袍金带，象简乌靴，上堂参拜父母。父母问道：“你科举不第，流落



京师，如何便得此职？又如何除授本处为官？”赵旭具言前事，父母闻知，拱手加额：“感日月之光，愿孩儿忠心补报皇恩。”赵旭作诗一首，诗曰：

功名着意本抡魁，一字争差不得归。

自恨禹门风浪急，谁知平地一声雷。

父母心中不胜之喜，合家欢悦。亲友齐来庆贺，做了好几日筵席。旧时逃回之仆，不念旧恶，依还收用。思量仁宗天子恩德，自修表章一道，进谢皇恩。从此西川做官，兼管军民。父母俱迎在衙门中奉养，所谓“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有诗为证：

相如持节仍归蜀，季子怀金又过周。

衣锦还乡从古有，何如茶肆遇宸游？

(《喻世明言》卷十一)